

# *Dignāga, On Perception, by Masaki Hattori*

荆山

十八世紀的康德(S. Kant)建立他的「批判哲學」於西歐，而閻平五、世紀的陳那(Dignāga)，則早已奠定「佛家批判哲學」於印度。蓋陳那論師，一方面繼乃師世親(Vasubandhu)之統緒，傳慈氏瑜伽之學；一方面造因明八論，把「因明」之學——亦名「量論」(Pramāna)——得從「內明」中分解出來，而成為佛家知識論與邏輯學之獨立體系。陳那因明八論中，有「因明正理門論」(Nyayamukha)、「取因假設論」(Udayoprajñaptiprakaraṇa)等，賴唐賢以漢文翻出，但陳那晚年的劃時代之創作——「集量論」(Pramānasamuccaya)——則尙付闕如；且陳那的著作，其梵文的原典，久已散軼，故「集量論」亦僅賴藏文兩個譯本(按：一爲「寶本」Tshad-ma Kun-les brts-pa, tr. by Vasudhararakṣita and Sa-ma Sen-rgyal, Sbe-dge ed., Tohoku, No. 4203. 一爲「金本」Tshad-ma Kun-las brts-pa, by Kanakavarman and Dad-pa ses-rab, Peking ed., vol. 130, No. 5700)，然後可以窺其面貌；至於陳那自造釋文——即「集量論釋」(Pramānasamuccayavṛtti)——亦與「集量論」之梵本頌文同軼，而有賴藏文譯本之保存，然後可以得其要妙(按：釋文亦有「寶本」與「金本」之別，分別見諸 Tohoku, No. 4204及Peking ed., Vol. 130, No. 5702)。國人呂澂先生嘗對勘二本，折衷文義，翻成漢文本的「集量論釋畧抄」，但刪削過甚(如現量品即刪除「旁破」五段)，加以言簡意晦，難以卒讀，故云：「今抄轉譯，更恐逆臆失真，故循文釋意，不務支蔓。頌本章句，畧存其式，意在引發研尋，示要而已。暢譯全文，俟諸博學。」(見「集量論釋畧抄」的「凡例」，文載「內學第四輯」)故雖有印度學人費氏(S. C. Vidyabhusana)，先後撰The Mediaeval School of Indian Logic, 1909及The History of Indian Logic, 1921，論及「集量論」，然亦不過於名舉義而已。如是千古巨著，卒無能以「現代通用語文」還其本來的面貌。

今有日本學者服部正明(Masaki Hattori)，費多年心血，校勘藏本兩譯，對照梵文殘卷或輯逸所得的原始資料(如：H. N. Randie: Fragments from Dignāga; Rangaswami Iyengar; Kumāriḷa and Dignāga; G. Tucci: On the Fragments from Dignāga, 以及注稱「Dharmakīrti的Pāṃānavārttika中引陳那主張等」)，把「集量論」的「現量品」(Pratyakṣa, On Perception)，作全面而完整的英譯及注釋，雖未能把全書翻出，但亦是以「現代通用語文」作全品全譯的第一人(按：餘品亦有日人北川秀則、Hidenori Kitagawa, 以日文翻出)，定名爲「Dignāga, On Perception」，由哈佛大學(Harvard University)於一九六八年代爲

出版。故知服部正明 (Masaki Hattori) 所撰 *Dignāga, On Perception* 一書，在學術研究史上，實具有一定的時代價值。

本書內容，除編者敘言外，可分五部：一者導言，二者譯文，三者譯文補注，四者藏譯兩本的原典對照（以拉丁化的拼音排印），五者附錄，其中包括參考書目的選錄與簡稱、梵文索引及藏文索引。可見其內容繁富，非止於一單純譯本而自足。觀其導言，暢談陳那 (Dignāga) 的著作問題，存佚問題，如是乃至其他資料與版本得失問題，無不賅備，無不精到，使讀者不但得其凡例，了解其歷史背景，進而亦可按圖索驥，作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。讀其譯文、補注與原典對照，則可見其著作態度的嚴謹，一字一句，絲毫不苟，溯其所出，皆有可考；如有疑義，或典故出處，或思想源流，如是乃至版本異同與校勘取捨等等，無不於補注中加以一一澄清，使讀者可以追本溯源而得其始終，非苦心孤詣而俱專業精神者曷能臻此！

服部正明的這本著作，固然以譯文為主，而其行文方式，亦有可說者數端：一者，主要名相於英譯之後，盡可能附以梵文，如：

Ed. Should an object, even though it is not differentiated (abhinnā), be grasped by many senses, ..... (P.46)

讀者藉此可以確定“not differentiated”與梵文「無分別」(abhinnā) 為同義，而不至歧出而產生誤解。二者，頌文譯文，言簡意賅，循文翻出，必難了悟，故譯者在不失原意之下，採「連珠串解」譯法，使其首尾連貫，文氣通達，讀其文，得其意，而聲入心通，如：

K. 80d. [we call the cognition itself] “pramāṇa” [literally, a means of cognizing], because it is [usually] conceived to include the act [of cognizing], although primarily it is a result.” (P. 28)

而其中的附加語，又以引號標出，不使其與原文相渾。三者，原典分「頌文」和「釋文」兩部，「頌文」者，顧名思義，是以韻文為體裁，「釋文」則以散文方式出之。今之英譯悉用散體，孰得孰失，實有商榷餘地，茲試舉呂澂先生漢譯頌文與服部正明英譯散體比對如左：

(呂譯)

現及比為量。

(服部譯文)

the means of cognition are [immediate and mediate, namely,] perception (pratyakṣa) and inference (anumāna).

二相所量故。

the object to be cognized has [only] two aspects.

合說，無餘量。

there is no [need for admitting an] other separate means of cognition for [cognizing] the combination of the [two] above-mentioned [aspects of the object];

多識，亦非異。

nor [is there any need for a separate means of cognition] in the case of recognizing (abhijñāna) [an object] again and again

呂譯頌文，乃依中國傳統譯法，五言(或七言)而不必叶韻，以便記誦，但含意隱晦，非讀釋文，無從了悟，如前所述「現及比爲量，二相所量故」兩句，尚可通辨，至若「合說」、「多識」兩句，雖參考釋文，亦茫然費解，實不及服部正明之以「the combination fo the [two] above-mentioned [aspects of the object]」譯「合說」和以「in the case of recognition (abhijñāna) [an object] again and again」翻「多識」來得清楚明確。由此觀之，捨韻文而從散體，對原典之雅麗，容有所失，然對文意的「信」與「達」，則自有所得，不宜執一而有所偏廢。即以釋文而言，服部英譯，不避淺近，力求翔實，不如呂譯之雕琢文句，力求古雅，反失其真。今之來者，雅俗繁簡之間，有所抉擇，服部的體例，其庶幾乎！